



曲 艺 选

第十二集

(唱 詞)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曲·艺·选

第十二集

(唱 詞)

百花文艺出版社

曲 艺 选

第十二集

(唱 詞)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960毫米 1/32 印張 1 5/16 字数 14,000

1964年10月第1版 196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100

目 录

- 老 第 一 (乐亭大鼓) 安凤生 作 (1)
朱学颖 整理
- 初 次 见 面 (乐亭大鼓) 董湘崑 (9)
刘月循
- 买 肥 记 (乐亭大鼓) 朱学颖 (16)
- 小 二 妮 上 堤 (河南坠子) 王允平 (24)
马音白
- 赶 庙 会 (梅花大鼓) 王允平 (33)

老 第 一 (乐亭大鼓)

安凤生 作 朱学颖 整理

有一位李师傅今年五十七，
在自行车厂大大的有名气，
工作就在轴碗组，
他不但技术好，干活更积极，
产量、质量数着人家头一份，
因此上，人送外号“老第一”。
他的徒弟叫刘宝起，
跟师傅学会了好手艺，
出师后到轴皮组里当了组长，
全都管他叫“二号老第一”。
师傅英雄徒弟好汉，
光荣榜上双双把名题。
轴皮组里人手少，
这几天活又重来任务又急，
把李师傅临时调到轴皮组，
大家伙热烈欢迎“老第一”。

眼看上班的時間到，
从外边連蹦帶跳进来个大閨女。
宝起一見把师傅叫：
“您看，她就是我平常說的王大菊，
論技术，她本是数一数二的，
就是貪玩儿，干起活来像一滩泥。
現在人家唱歌、跳舞沒人比，
游泳、滑冰也数第一。
每天的任务是四百个，
她頂多完成三百七，
哪天評比都是倒数头一个，
人送她外号也叫‘老第一’。
她差的定額得大伙給补，
我天天說，天天批，她不哼不哈滿沒听題。”
李师傅聞听還沒說話，
从那旁跑过来王大菊：
“李师傅，我們組的‘第一’可就是一个，
您一来，这两个第一可得比比高低！”
李师傅聞听心暗想：
这个丫头可真是調皮。
他明知道說的是自己和宝起，

可故意打岔改了話題：
“嗨！還沒干活就跟我叫陣，
年輕人的干劲可真叫不離，
好！你說賽來咱就賽，
今天和你見高低！”
大菊一听不对味儿，
沒想到这个老头他“將”我一局，
“李師傅，我是說你跟我們組長賽。”
“嗨！跟他比賽沒有意思，
就是贏了也不露臉，
誰不知他是我的徒弟。
再者說軸皮这活我也沒搞过，
通过比賽向你学习。”
大菊聞听沒了主意，
当时心里犯了犹疑：
有心跟他賽一賽，
这里可哪有我的便宜；
有心不跟他比賽，
又“將”了我一个絕步棋。
嗨！豁出去跟他賽一場，
頂不濟，我还当我的倒第一。

她硬着头皮說了声：“好！
賽就賽，就是輸了也沒有关系。”
往日里，鈴声不响她不动手，
今几个她还沒到点就准备齐。
上班的鈴声刚响过，
大菊就旋完了一个軸皮。
李师傅一旁偷眼看，
她操作认真又仔細，
眼盯車刀手扶搖把，
干活利索，也不帶水也不拖泥，
就是卡盘不大好用，
卡活費力叫人着急。
李师傅看了多一会，
心里琢磨就作了分析：
宝起說这个丫头工作差，
叫我看是沒有摸准她的脾气，
真要是好好把她帮助，
倒第一也能变成正第一。
大菊今几个也憋足了劲儿，
分秒必爭都忘了休息，
也是她平时干活沒抓过紧，

乍一累，滿头热汗往下滴。
簡短說，下班以后点了点数，
大菊的成績叫人惊奇，
李师傅干了四百零六，
她一家伙干了四百一，
宝起干了四百一十二，
大菊她只差仨活就拿了第一。
这一来全組都轰动，
紛紛道喜来找大菊，
这个說：“大菊今天可真不賴！”
那个說：“倒第一来了个連升三級！”
李师傅說：“头一陣我就敗給了你，
鬧了半天你真有絕的。
明天咱俩接着賽，
我一定向你来看齐。”
大菊听了这些話，
口虽不言可甜在心里：
想不到老模范提出赶自己，
李师傅說話是多么样的謙虛，
自己过去可太差劲，
生产上簡直是抹稀泥，

从今后，不蒸（爭）饅头要爭口气，
扔掉牛車我坐飞机。
轉天大菊来得更早，
心里早就打好了主意，
早来一会儿把卡盘修理，
也省得干活絆手費力气。
她刚刚来到屋門口，
听里边，李师傅正在訓徒弟：
“宝起，一个人工作上不起劲儿，
要找出原因具体分析，
冷嘲热諷有什么用？
要对症下药把病医，
大菊她年輕貪玩儿有缺点，
你要耐心帮助不能瞎着急，
思想工作也有个复杂性，
这可不像你旋軸皮，
是不是，大菊的优点你沒看到？
是不是，你的方式方法有問題？”
大菊她，站在外边越听越感动，
这时候，上班鈴声响得急，
卡盘沒修理，我先凑合着干，

一開車，噯？今天的機器可有點兒出奇，
往日卡活挺費力，
今兒個是卡得又正又規矩。
大菊心里正納悶兒，
見組長過來笑嘻嘻：
“大菊！機器是不是都好用？
哪兒有毛病你跟我提。”
“啊？原來是你修理的機器？”
“不，這是我師傅給修理的。”
寶起說完這句話，
深深感動了王大菊，
她心里想：李師傅哪是跟我搞競賽，
分明是幫我長出息。
她越想越激動，越干勁兒越大，
四個小時就干了二百一十七，
小組里也掀起對手賽，
你追我趕互相學習。
下班時統計員算了一算，
全小組產量增加十分之一，
李師傅、大菊還有寶起，
全都干了四百四十七，

三个人产量一样，质量也合标准，
你说把誰评为第一？

正为难，不知是誰說了一句：

“哎！我看干脆仨第一！”

大伙聞听喊同意，
广播站，馬上播出这好消息。

大菊呆望着李师傅，
好多話不知从哪儿提：

“李师傅，过去我貪玩儿走錯了路，
多亏你帮助了俺大菊。

我今后一定专心搞生产。”

李师傅說：“还应当加强政治学习。”

大菊連說：“对、对、对，
要做个又紅又专的好工人，无愧于光荣的
工人阶级。”

这就是，先进帮后进，創造新成績，
共同跃进，生产上插紅旗。

初次見面 (乐亭大鼓)

董湘崑 刘月循

机械厂有一位技术員名叫李鴻达，
他在群英会上戴过大紅花。
二十八岁还没对象，
急坏了他的母亲李大媽；
拜托了对門的刘二孀儿，
給鴻达介紹了个对象叫张玉华。
約定好在人民公园去見面，
刘二孀儿領着鴻达去見她。
大媽說：“今天我也跟你們去，
相一相这没过門的媳妇张玉华。”
二孀儿說：“她工作积极人品好，
一百人里头也挑不出俩仨。”
大媽說：“你說她好来准是好，
只怕是，我們鴻达配不上人家。
这个孩子不提机器他不說話，
一提机器，他說起来沒完沒了就像开了閘。

滿腦子都是機器，別的事不牽挂，
連婚姻大事都拖拖拉拉。

上一次搞對象他淨談機器，
這個機，那個機，越說越複雜，
那個姑娘一聽機器就沒了笑臉兒，
眉頭挽起一個大疙瘩，
二話沒說站起來就走，
打那以後我們鴻達也沒找她。”

二嬸兒說：“這一回我教給鴻達幾句話，
絕不讓他往機器上拉。”

他叫過來小伙子緊囑咐，
一句一句地教給他：

“見面你得大方着点儿，
可不能毛手毛腳叫人笑話。

你先問她：伯父、伯母身體可好？

你說：我改天去看望老人家；

你再問她：家住哪里門牌多少號？

同院里一共住着幾家？

你問她：弟弟妹妹有多大？

是不是聰明伶俐人人夸？

你問她：愛看电影愛听評戲？

爱織毛活爱綉花？

我教給你的不过是些家常話，
还得你随机应变，別一把死拿。
要紧的是：你千万別再提机器，
要不然，阴天晒被窝，那又算白搭。”
簡短說，他們来到公园把門进，
这个姑娘，在凉亭里边正喝茶，
只見她：身量不高也不矮，
紅扑扑的臉蛋儿可沒把胭脂粉儿擦，
两条小辮儿黑又亮，
辮梢儿又把蝴蝶扎。

刘二嬸儿上前把姑娘叫：

（白）“来，我給你介紹介紹，这是李鴻
达，

这是他的母亲李大媽。”

这姑娘，起身让座面带笑，
要跟鴻达把手拉，
小伙子当时臊了一个大紅臉，
俩手就往兜儿里插。

二嬸儿忙說：“我們姐俩輕易不把公园逛，
每天每日呆在家，

我們去看看獅子、老虎、梅花鹿，
再看看小猴兒它怎么樣的把竿兒爬；
你們在這兒先說會兒話，
我們回來再喝茶。”

說完話，領着大媽往前走，
沒看老虎也沒去看花，
不一會兒，她們又回到涼亭下，
要听听他們倆到底兒說什麼。
咱不說涼亭下藏着老姐倆，
小伙子在亭子裏邊可抓了瞎。
他不敢抬頭把姑娘看，
要想說話又找不着話碴兒，
把二嬸兒教的話全都忘，
掏出來手絹兒一個勁兒地把汗擦，

（白）“玉華同志，你……你吃塊糖吧。”
姑娘接過來糖一塊，
她隨手給鴻達倒了一碗茶。
您說姑娘的手頭有多巧，
用糖紙疊了這麼一朵花，
放在桌上低頭笑，
小伙子兩只大眼直眨巴。

这时节，一陣風儿把紙花刮飞了，
姑娘急忙用手抓，
紧抓慢抓沒抓住，
差一点儿碰倒了茶碗撒了茶。
小伙子一見說了話：
“要有吸風机准保跑不了它！”
姑娘聞听面帶笑，
不知这話可怎么回答。
小伙子說：“你們那儿的机器有几架？”
姑娘說：“我們飲食店使用机器干什么？”
小伙子抓着了話头儿就談开了机器，
就好像开了話匣安了喇叭：
“同志！这机器的用处可实在大，
能織布、能印花，縫紉机能把那衣服扎；
那飞机輪船有多大，
沒有机器就开不走它；
拖拉机耕地胜过牛馬，
沒有机器，怎么能建設新国家。”
小伙子越說劲儿越大，
在凉亭下；急坏了二嬸儿和大媽。
玉华說：“你說这話真不假，